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第五一四回 郝素玉結伴請張七 張桂蘭拚力戰張煥

卻說張桂蘭罵了一陣，隨著中軍，一路向漕運衙門而去。不一會到了衙門，只見李七侯、金大力、何路通這千人紛紛而至。彼此晤面，各自問道：「黃賢弟受了重傷，如何是好！若有差錯，俺們與王朗這強徒誓不兩立了！但是大人心急如焚，必定要親身前去，就此一來，又鬧出許多周折了。」桂蘭道：「我丈夫受此重傷，咱的性命也只與王朗拚了你死我活。咱們且到裡面問明緣故，究是何物打傷。」正說之間，接著郝其鸞、郝素玉也陸續而來，眾人一齊過了大堂，在內廳坐下。

中軍到書房報知施公。萬君召只得請大人一起出來，先與眾人行禮。桂蘭首先問道：「萬大哥，你兄弟的傷痕，究竟怎樣厲害？從速對俺說明這個道理。」施公見桂蘭神色倉皇，忙道：「女英雄且勿著急，此乃王杰由沂州而來，故知這底細了。」

當時王杰將天霸在齊星樓上被金龍爪抓破頭顱、惡狗沫傷了兩足的話說了一遍。桂蘭含淚言道：「此樓乃飛雲子所造，這許多毒物，莫非有什麼邪術麼？用那妖術傷人。」王杰道：「樓乃是按著『休生傷杜景死驚開』八個門戶，且裡暗藏五行，分著八卦，所有一切機關，都是生鐵造就，關鍵一切，猶如活龍一般。至那惡狗的毒沫，皆是五行的毒氣了。此種機關譬如那諸葛亮木牛流馬，墨於案的飛鳶，也是這個道理。無奈此樓非尋常可比，生門、死門，無窮的變化。飛雲子雖然可造，卻須看樓圖行事；離此樓圖，莫說起造不成，便是破這高樓，也是妄想。因此他為這幅樓圖不能擅離山上；不然，這齊星樓早經破去了。但是這消除萬毒丸只有張老英雄有這物件，設非賀人傑說知，尚不知何處尋找。現在人傑尚是明白，天霸俱已不知人事，多虧殷龍將萬功散為他敷上，若再遲延，恐有性命之憂了。」

桂蘭聽了怒道：「此丸我父親那裡雖有此物，此去鳳凰嶺不下有五六日路程；自從他回轉山頭，臨走之時，便說隱姓埋名，不問世事，即便俺親自前去，恐他也是個不肯見面；即使得了此丸，非在受毒的面前調服，不能見效，這事也如何肯行？」

說罷，不禁大哭起來。施公見她如此，心下愈加懊惱道：「常言『英雄氣短，兒女情長』，汝是他的女兒，為丈夫受了重傷苦苦求他，豈有不救之理？本院命郝素玉同汝前去，修書一封，與汝帶去。」桂蘭到了此時也是出於無奈，只得請施公一面修書，一面與郝素玉回轉自己的衙門，收拾了一夜，預備次日一早動身。當時賀人傑的母親，聽說兒子也有重傷，自是放心不下，見張桂蘭去求張七，也只得忙了一夜。到了次早，送她啟行，自己在衙門候信。

桂蘭帶著兩個親隨，一個丫頭，先到了漕運的衙門，郝素玉尚未到來，施公先將她傳了進去，向著桂蘭言道：「汝去鳳凰嶺將張七請來，便同逕赴沂州，先救了天霸，本院與萬英雄、眾位英雄，擇日帶領大隊，親赴山東，向瑯琊山攻打。」桂蘭道：「大人的行期尚未定了主見，殷老英雄尚在沂州，不知如何盼望；咱們頃刻便自動身，仰求大人仍命王杰先回報個信息，好令賽花等知道。」施公道：「本院也有此意，無須女英雄吩咐。」

此時郝素玉已進入內堂，施公叮囑一番，一路小心前去。兩人出了大堂，跨上鞍轡飛馬而去。

在路走了兩日。這日，到了一個莊上，夕陽西下，見有小小酒旗一角掛在簷外。素玉道：「咱們且進去飲食，那親兵、丫頭也該餓餓了，飽餐一頓，夜間便可行走。」說著，兩人進入店門，見櫃檯外面，坐著個黑臉大漢，猶如鍋底一般。兩道倒刷眉，一雙茨菰眼，腮下一部黃鬚，五短身材，坐在前面。

看見桂蘭進來，連忙起身問道：「娘子到此，莫非欲飲酒麼？」

桂蘭道：「咱們酒是不飲，有什麼肴饌盡數取來，一總給錢與汝。」

那人聽了笑道：「這裡面大肉饅首、牛肉包子，正好飲食。」桂蘭與素玉到了裡面，外面兩個親兵同丫頭坐在一處。素玉將那黑漢一看，向著桂蘭說道：「這個黑畜生不是善類，咱們且防備他片刻，免得又生枝節。」張桂蘭道：「妹妹請用點心，咱可擺佈於他。」說著，那黑漢走到前面，張開大嘴，露出黃牙，笑臉向桂蘭說道：「現在天色晚了，娘子乃女流之輩，有何要事，便想夜行，豈不壞了身體？連日客商來往，說前面□里地方有個山窪，名喚猴子窩，出了一伙強人，專門打家劫舍。凡有客人走他山前經過，不分男女，擄入山林，男則入伙，女則為妻。數月以來，所有行人，只敢巳、午、未三個時辰路過此地，交罷申初，便不能行走。咱看汝兩個娘子，皆是女流之輩，鞋弓足小，有何本領？見了強人，不但不能抵敵，恐一嚇便是栽倒了。那兩個親兵，他是身小力虧，有何膽量？咱這店中，另有潔淨房屋，在此暫住一宵，明日上午前去，豈不是好？」

素玉尚未答言，桂蘭著怒答道：「承你店家盛情前來關照，無奈俺是強盜案中自幼長大的。莫說一伙強人，便是上千上百的強人，奶奶也毫無懼怯！汝且勿管閒事，若有強人，俺會擺佈，不要汝在此嚕嚇！」黑漢聽了此言，不禁帶怒言道：「汝這賤貨好不識抬舉，咱好意將此事告汝，既是如此搶白，若遇強寇，可勿後悔。」說罷，便含怒而去。

桂蘭也不理他，吃畢饅頭，向小二取水淨面，給了銀錢，同素玉同去趕路。誰知這個黑漢本是個有名的強盜，各喚黑李達張煥，自幼在此做買賣，平時劫掠客商，姦淫婦女，不計其數。方才見桂蘭有點姿色，本想將她騙下，到了夜間，好去苟且。不料桂蘭也是個綠林豪傑，將他看出破綻，搶白一頓，正是無可出泄。一人暗道：「汝這兩個賤貨，老爺欲想汝到手，怕汝跑上天去，不令她知道俺厲害，也不叫做黑李達了。」想罷，便到了裡面，取出他一身裝束，出了後門，直向前來。

且說張桂蘭與郝素玉出了店門，明月早已東升，兩人策馬當先，帶著親兵，一路向鳳凰嶺而來。行了有□數里路，前面路上一片樹林，密密層層，遮蓋在前面。桂蘭向素玉說道：「咱們加一鞭，免得又費周折，你看這樹林裡面，恐不乾淨。」

素玉尚未開言，忽聽樹聲響動，一柄錘頭向馬頭打來。桂蘭說聲：「不好！」趕將馬頭一領，向左一讓，拔出利刃，將一錘隔開去，不禁高聲叫道：「何方強人，敢來剪徑？姑奶奶張桂蘭在此！」說著，飛下馬來，躡入樹林，便尋人廝殺。只聽裡面也叫罵出來：「汝這無恥的賤婦，膽敢出言不遜，頂撞老爺！」

俺非別人，黑李達張煥是也！汝既前來，且與汝殺個死活。」

說罷，便跳出樹林，舉錘便打。桂蘭抬頭一望，正是那酒店黑漢，當時罵道：「黑賊，敢在你姑奶奶面前獻丑！不要走，吃我一刀！」說著，一刀早對著肩頭打下。張煥總欺她是個女子，無什麼驚人的本領，也就急架來迎，雙錘並起，將桂蘭的刀磕於下面。桂蘭見一刀未中，不覺心中火起，躡前跳後，舞得如蛟龍出水相似，一刀緊似一刀，向張煥渾身亂砍。黑漢復與他戰了一回，心下甚是躊躇，虛打一錘，跳出圈外，定身向張桂蘭問道：「汝這女子從何處而來？為何也用這張家的刀法？」

這句話說出，不知桂蘭如何回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